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十六回 侯軍師登壇祭霧

話說烏夢月正在營中飲酒，聽得慕容廆、呼延晏在營外索戰，即便披掛出馬，兩下相見，更不打話。一員女將獨戰兩個虎將，更無懼怯。戰有一個多時，夢月虛刺一戟，回馬便走。慕容廆隨後趕來，夢月解下銀錘，回手一拋，只見一道亮光，竟將慕容廆纏住。慕容廆心慌，忙用手來解，被夢月用刀一拖，慕容廆不覺頭輕腳重，跌下白文狸，兩旁走過健漢，捉入營中去了。正是：將軍雖有虎臣號，難免軍前一縛羞。

呼延晏見慕容廆被擒，不敢再追，竟引兵入城，報與劉弘祖，說石宏、慕容廆連被晉營女將擒去。劉弘祖不覺大驚，說道：「不知是何女子，連擒猛將？真英雄也。我明日須親自出軍，與彼決一勝負。」是夜，各散無話。

至次日，劉弘祖帶了呼延晏、李雄、桐凌霄、齊萬年、姚仲弋、張杰、符登，及軍師侯有方，統領大軍五萬，竟自出城，離晉營一里下寨。弘祖先令姚仲弋出戰。那姚仲弋引兵直至晉寨，大罵：「是何妖婦？敢連擒吾將，快快出來納命。」夢月聽見，登時束裝出營。姚仲弋將他一看，只見夢月手提方天畫戟，腰下係著一條錦繡銀錘，心下暗暗稱羨，便喝問道：「你這女將姓甚名誰，敢連擒吾大將，快通名來，再行決戰。」夢月道：「不必通名，且待吾捉盡了你等賊將，回獻天子，自然知我名姓。」仲弋見說大怒，罵道：「五體不全的賊婦，死已臨頭，尚然不知，敢出大言。不要走，吃我一刀！」說罷便提起日月刀，一刀砍來。夢月忙掄畫戟相迎，兩個一場大殺，卻似喪門神撞著了羅刹女，惡狠狠的真個殺得：

神鬼潛身不敢現，兒童住口禁號啼。

戰有三十餘合，夢月拍馬便走。姚仲弋恐被暗算，不敢追趕，立住腳大喊道：「走的非能將也，快來決戰。」夢月見姚仲弋不追，暗道：「他想是被我捉怕了，故此不來追趕，終不然饒了他不成。」便暗暗解下銀錘，將五花驄一拍，如飛雲掣電的回來，將銀錘一拋，那姚仲弋正在叫喊，還不曾住口，頭上早已著了一錘，頭昏眼花的倒撞下馬，又被捉入晉營去了。夢月捉了姚仲弋，復引兵殺上前來，恰好撞著李雄引兵來到，聞知捉了姚仲弋，不勝憤怒，拍動青海驄，輪起潑風刀，更不答話，接住就砍。夢月見勢頭來得勇猛，不與接戰，將銀錘劈面就打。李雄將刀一格，不期打在手背上，只聽阿喨一聲，大敗而走，竟入營中，報知弘祖。

弘祖知仲弋被擒，李雄打傷，心下悶悶不悅，對侯有方道：「一個女將戰他不下，反損了幾員大將，又何望能成事業？」有方道：「他所仗者不過銀錘，正好打得一人，明日多著幾將，與他決戰，料他銀錘不能施展，自然擒矣。」弘祖依言，令桐凌霄、齊萬年、張杰、符登四將，一同出戰。夢月接著，更不以為意。

你看他使出神通來，將五花驄一拍，迎上前來，提起銀錘，天花亂墜的打上前來。桐凌霄等四人那裡近得他的身？五個人殺在一處，戰有一個多時，忽聞得一聲響，一將墜馬。正是：

饒你趙家多猛將，那知夢月更豪強。

你說是那一將落馬？原來正戰間，張杰自恃其勇，要逞頭功。拍馬提刀，向前便砍，被夢月一銀錘打中面門，跌下馬來，被亂軍踏為肉泥而死。可憐：

未向軍前擒敵將，先從馬下喪殘生。

那符登見張杰打死，吃了一驚，慌了手腳，也被夢月一銀錘打中背心，吐血伏案而逃。桐凌霄、齊萬年見二人敗陣，心下大怒，一齊舞起大刀，砍將入來。夢月更不戀戰，將銀錘使個流星趕月，一銀錘望桐凌霄打來，桐凌霄眼快，將身閃過，拍著駭雞犀趕上，緊緊將夢月圍住。齊萬年也一齊殺入圍中，三人又戰有三十餘合。夢月見趙軍漸漸圍近身來，將五花驄一拍，殺開血路就走。齊萬年看見要奪頭功，緊緊追上來，馬尾相銜，都被夢月背打一錘，齊萬年措手不及，打中頭盔，伏鞍而逃。正是：

劉郎空有千般計，都被佳人一擊消。

止有桐凌霄覓夢月英雄難敵，暗想道：「他的流星錘委實難近，必須如此，方可勝他。」便帶住了刀，拔出腰間寶劍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只見頃刻間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愁雲中趕出無數披髮的鬼卒，竟來拿夢月。夢月見了，大吃一驚，拍轉五花驄，奔回寨中，閉門不出。

桐凌霄趕了一回，也自收兵回營。對弘祖將前事告訴了一遍。弘祖道：「只一陣被他打了張杰，齊符二將又帶重傷，若非將軍敗他一陣。吾等全輸銳氣，如今卻如何拿他？」侯有方道：「此計不成，反損自家軍將。桐將軍雖然勝他一陣，卻無濟於事。明日元帥須親自出陣，待我略施小計，一定要擒伏他，使晉人不敢正視吾等。」弘祖道：「軍師用何計擒之？」有方道：「先傳令軍士在西南方建下一座高台，上列十二位神號，用二十四人各執黑旗，排列十二處，中設兩童兒，持劍立於案側。吾當親自上壇，借起五里黑霧，將他營寨迷住。元帥引兵索戰，捉取那女將。呼延將軍可引鐵騎二千，直殺入寨中一氣鋪成，真令人聽之膽怯，救出石季龍等三將，並拿司馬觀。這一陣定要成功，毋使虛延日子。」劉弘祖大喜，問：「壇上用何祭禮？」有方道：「用鹿脯一盤，果十二盤，酒十二鍾，此外並無他物。」弘祖依言，便令軍中如法置辦，不許遲誤。正是：

安排萬丈深潭計，只等龍魚上釣鉤。

有詩為證：

銀錘建大功，捉將更無空。任你英雄漢，難逃一擊中。

那知侯有方，軍中借霧忙。布成迷魂局，只待捉紅妝。

淚咽山前月，空餘一戰場。

不一日，造下五丈高台，台上件件依法，排列端正。一面侯有方上台，披髮仗劍，步罡借霧；一面弘祖與呼延晏引兵直殺到晉寨索戰。那夢月正與司馬觀商議，要將石季龍、慕容廆、姚仲弋先行解京請功，再取救兵前來捉拿劉弘祖等。忽然聽人報說，劉弘祖親自引兵索戰，夢月便坐了五花驄，提戟出陣。夢月看見弘祖少年英勇，氣宇軒昂，更且美如冠玉，手提金鞭，坐下龍驄，卻像天神臨凡，心下暗暗稱羨。弘祖看見夢月美麗無比，況又武藝絕倫，也自誇獎不已。兩下接著，鞭戟並舉，各逞手段，在營前一場大殺。那有方在台上看見他兩個已自交兵，忙將令牌敲動，取過正南上一面黑旗一展，只見日色無光，一時慘慘淡淡，昏暗起來。有詩為證：

黑旗一展日無光，羨殺軍師侯有方。

能奪天公回造化，那愁晉室有賢良。

有方遮了日光，又將令牌一擊，口中念動真言，再取過東方一面黑旗來一展，一霎間，細雨濛濛，愁雲四合，真個好淒涼景象也。也有詩為證：

愁雲鎖斷山和水，細雨空蒙頃刻間。

淒涼四顧驚人目，荷戟征夫淚欲漣。

有方既布定了愁雲，卻又取過西方一面黑旗來連展三轉，忽聽得叮叮噹噹，陰風吹動，一霎時一陣狂風，吹得台上的人，都立腳不住。真個好風，有贊為證：

但聞其聲，不見其形。其來也，莫知其所自；其去也，莫知其所之。如高士之潛身，如英豪之有聲。

物遭之而敗落，人遇之而飄搖。雖罅隙而必入，盡西海而皆行。

風過處，有方便將令牌連敲三下，將劍一指，取過正北方一面黑旗執定，念動真言。只見不多時，黑霧迷空，直罩入晉營，約

有五里遠近，天昏地暗，對面不見一人，其實利害也。有贊為證：

似雨非雨，似氣非氣。充塞兩間，迷卻宇宙。慘淡淡而驚人，黑蒙蒙而如夜。

細觀如海怪之噴雲，遠視乃山妖之吐氣。不分南北，那知上下。乾坤變成黑海，軍中個個迷魂。

那夢月正與劉弘祖交戰，約有一個時辰，鬥上五十餘合，未分勝負。夢月又要拋那銀錘來捉弘祖，只見一霎時天昏地暗，白晝如同黑夜，對面並不見一人，但見黑霧滾滾不絕，夢月不覺大驚失色，拍著五花驄，不辨南北東西，向前逃走。背後劉弘祖騎了烏騾馬緊緊趕來，約趕有一里之路，夢月五花驄忽然失足，將夢月掀下地來，被劉弘祖趕上前一把拿住，奪了五花驄，挾持夢月上馬，回營中去了。正是：

可憐善戰英雄女，反被劉郎馬上擒。

卻說呼延晏引鐵騎前來，不多時，聽見劉弘祖追夢月去了，便乘著黑霧發聲喊，大刀闊斧殺入晉營來。司馬觀大吃一驚，慌忙同了顧榮上馬來敵，因是黑霧中，不敢深戰，略鬥數合，撥馬望後營而走。呼延晏便趕入後營，先尋著石季龍、慕容廆、姚仲弋，打開囚車放了，各尋兵器、坐騎，合作一處，竟出後營，來追司馬觀。那司馬觀與顧榮正走間，聽得喊聲又起。知是趙兵追來。只得冒著黑霧，狠命的奔逃。約走二三里路，呼延晏等看看趕上，司馬觀仰天長歎，對顧榮道：「不料今日一敗至此，卻死在此處，豈非天意乎？」

說罷，正待拔劍自刎，忽然黑霧中衝開一道金光，直射到瑯琊王身上來，瑯琊王便住了手。定睛一看，只見金光去處，一員猛將，全身甲冑，手執狼牙棍，坐著高頭駿馬，飛奔而來。那將到處，黑霧就開。司馬觀又驚又喜，大叫道：「那將快來教我，快來救我！」那將聽說，便衝上前來，讓過了司馬觀、顧榮，橫著狼牙棍，立馬大喊道：「賊將慢來，有我在此！」呼延晏等四人正追上前來，猛聽喊響，抬頭一看，只見一將面如黑漆，眼似銅鈴，勒馬橫棍，立而不動，反吃了一驚，不敢上前，只得引軍回營。

那將見呼延晏等退去，便撥轉馬頭，趕上司馬觀，叫道：「大王慢行，賊將已遇去了。」司馬觀聽說，勒住馬問道：「將軍姓甚名誰？卻來救我一命。」那將道：「小將姓郝名魚，聞得大王為侯有方黑霧所迷，特來相救。」司馬觀喜道：「將軍此功非小，寡人回朝，定當奏聞重用。但不知烏小姐怎麼樣了？」郝魚道：「要知烏小姐信息，待小將袖占一課，便知端的。」司馬觀道：

「原來將軍又知陰陽術數，可快占之。」郝魚依言，就在馬上袖占一課，說道：「大王休驚，烏小姐已被劉弘祖捉去營中，所擒賊將也被呼延晏放去了。」司馬觀聽說，默然不語，深悔前日不將石季龍等殺了，被他放去。一頭說，一頭慢慢的行向前來。回顧隨行軍士，不上二百餘騎，司馬觀暗暗嗟歎。

是夜住軍宣王坡，敗軍稍稍來歸，復得一千餘人。遂與顧榮、郝魚商議，投何處去好。顧榮道：「前日檄文到河內周茂處，叫他引兵前來助戰，如今尚不聞他出兵，今須去那裡安紮，再起大軍前來報仇。」司馬觀依言，正要傳令起行，只見前面征塵蔽天，金鼓盈耳，一彪軍馬蜂擁而來。司馬觀傷弓之鳥，聽知又有軍馬殺來，不覺大驚失色，連忙使郝魚出戰。郝魚得令，不敢怠慢，即時結束端正，提了狼牙棍出陣。那彪軍馬見郝魚出陣，報入中軍，忽然湧出一員大將來，金盔金甲，立馬橫刀問道：「你等何處軍馬，敢紮兵在此？」郝魚道：「吾等乃瑯琊王大軍，我乃瑯琊王麾下郝魚是也。你是那裡軍馬，敢來到此？」那將見說，連忙滾鞍下馬來，與郝魚相見。正是：

相逢不用頻猜忌，卻是君家一體人。